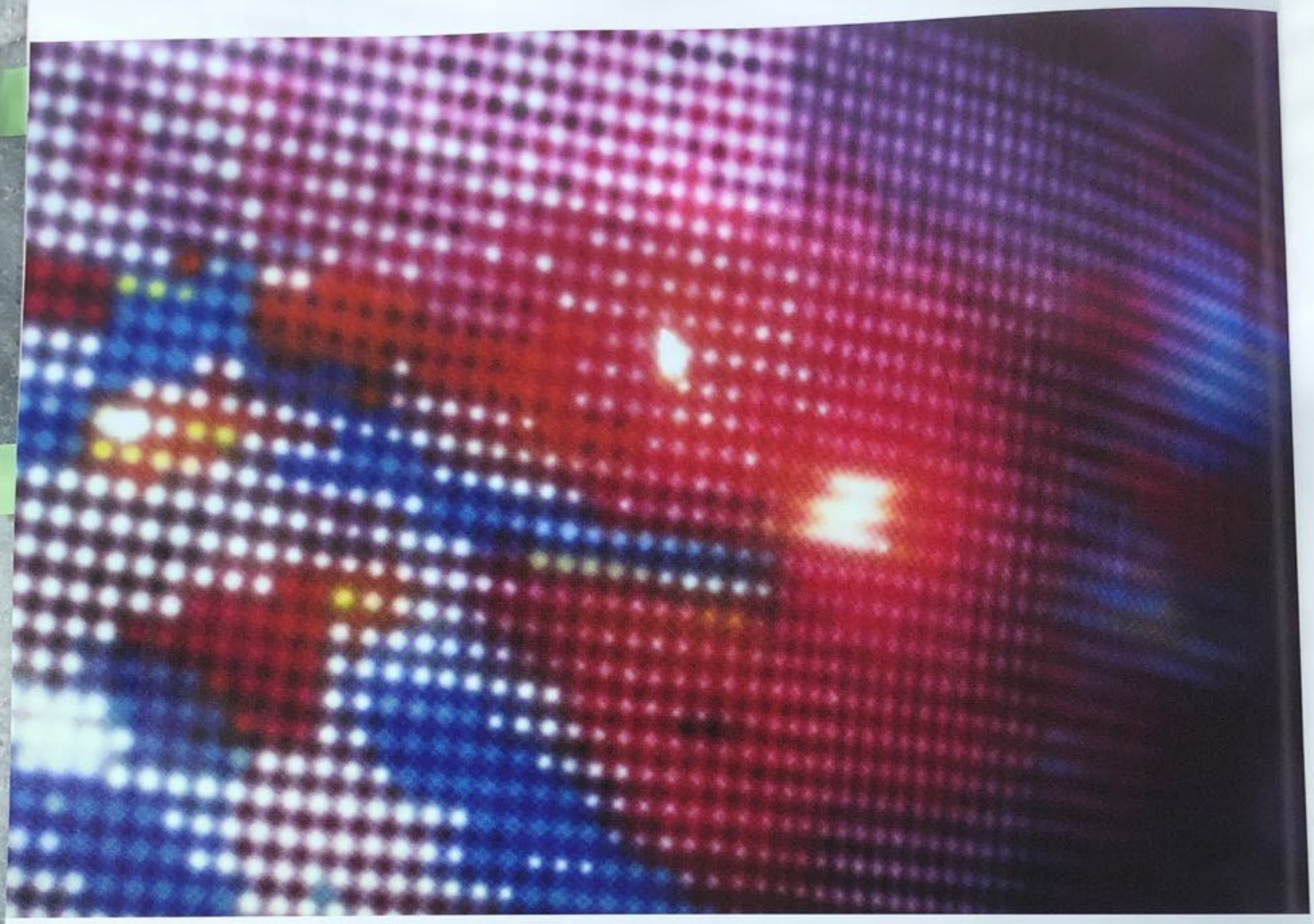
视相
VARIETY
15 YEARS
国内统一刊号：CN22-1401/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112
人民币 30 元（港币 40 元）
2020 年 09/10
回归之力
「女性力量」特辑
凯特·布兰切特
加奈儿·梦奈
帕蒂·鲁普恩
POWER
OF WOMEN
TIME TO RECOVER
ISSN 2095-2112



《灯光 14 号》 180cm × 260cm 布面丙烯 2006 年

《灯光 19 号》 100cm × 300cm 布面丙烯 2006 年

自然与人

何以重生的反思

李林睿

特约撰文 | 李林睿　摄影 | LSR

我曾经祈求过的重生是人类蜕变成 4D 维度的生物，当然，引发的局面必定让我们的肉身无法应对，所以只能把这个文科生的愿望塞进作品里。在我检查升维这个想法时，发现它并不为了什么，仅仅是好奇。而我为什么能有如此大胆的好奇，如果被上帝发现，会不会被定个僭越之罪。就像我们造核武器、发射火箭和把芯片连接到人脑……这些自顾自的发展在高维物种的眼里，是不是打脸的胡闹？在一切的想法和举动前，人类是否搞清楚过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不大不小，我们和猴子同列，干的事可比它们鲁莽多了。

农业社会时，我们还对自然充满敬畏，然后 100 多年的工业化便使得地球乌烟瘴气，千疮百孔，飞行器让我们觉得地球也没多大了，城市化让聚集的人们的眼里充满了人造的盛景，疫情前几乎就是地球上最好的时代了，物资充沛到多余，生活便利，医疗进步着，生老病死一切都成了产业。

通过高清纪录片，一种上天入地的视觉优越感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位高权重的物种在主持着世界。这些精细入微的视觉还误导着我们，以为自己哪儿都能去，已经洞悉了地球的奥义，然后就错把看法当成了真相。再之后，这个手法被生意人拿去用，推销一个谎言，只需要请最好的纪录片制作团队，这样屡试不爽之后，站在金字塔顶部的人就开始有了自己可以塑造世界的错觉，在他们开始用资源打造自己的宗教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处讲理了。对和错只是他们的数据，我们开始想不起生活应该什么样子，更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动物的样子。

要不要学猴子，只顾肚子的时候比较容易满足，还能睡午觉，科技和资源解决了生存问题，也放大了无聊和欲望，在各种人性化的对待中，我们服用各种药物。作为哺乳动物，我们只适合在较舒适的气候和环境中生存，眼下陆地哺乳动物面临着最大的灭绝风险，79% 的猴子和猿处于濒危状态。

从《植物王国》看到，当温度升到 32℃时，会激发地中海岩玫瑰的叶子中的油脂产生自燃，成年植物被彻底烧毁的同时，周围的威胁也肃清，灰烬中，热度和烟熏催生了种子，这种通过牺牲来化解危机，达到重生的功能花费了几百万年的时间进化而成。

危机引发防御，防御触发规则的变革，但我们变革的目标已经清晰了吗？

无神论的佛教说，我们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了，那就不用再想为什么存在，而是要去理清楚如何存在。我们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侵占了别的物种空间，它们通过病毒来报复。为了活下去，我们要自救，还要救同类。本来我们在数字时代就已经自我隔绝，疫情时，在公共权力不能服务的角落，小范围自救和自治维护着社区日常，在我们吓得不敢跟人靠近的时期里，人和人的互动互助却超过了以往。作为社会服务机制终端的医疗人员、环卫工人、快递员、运输业、食品业……都在疫情中与危险短兵相接，他们形成的墙把我们保护了起来，我们才没有像多米诺一样全盘皆输。但接下来的 50 年里，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会被 AI 取代。大数据防控着疫情，更多的岗位变成了无人机，机器人保护人类进行危险的工作同时，也在剥夺部分人活下去的机会，这样的发展方向算是人类的自我清洗吗？不管 AI 是否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对手，在这次疫情的管控中，数字生活已经全然地统辖了我们，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像车轮上的泥点子一样被甩掉。

周思维《忍 玫瑰》 120cm × 100cm 布面油画 2019 年（版权 © 天线空间和艺术家）

我们活着是为了物种的传承吗？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每个个体的安全和舒适，还是为了整改物种而收敛自己呢？最近南极都变绿了，如果冰川持续融化，那海边的大都市们是否要泡汤了，自然持续发力反驳人类的行为，人类作为地球主宰的姿态必须结束了。我们会被限制在地球上的某些区域里，环境艰难。

电影里，重生后的世界总是清醒的、明朗的，即使物资贫乏，即使满目疮痍，而远处总有雄壮悠长的音乐，引领你重新践行一个人生。但现实中，没有这种全局观似的配乐，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样的独木桥，只有未来的我们可以对现在我们的状态和行为做出较客观的评价。我们只是物种链条上的一环，能成为这一环，说明我们具有足够的食物和繁殖机会。随着资源的富足，个体变得漫无目的，奢侈、浪费都是繁荣的副本，应该是到了急转直下的时刻了，为了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的未来，请加载克制、隐忍的品质，注定我们会走向一个节约化的社会。

我突然意识到，面对当下，我们需要的不是重生，是净化和进化。

李姝容：艺术工作者。1981 年生于重庆，2004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亚洲文化协会（ACC）2016 年纽约奖助金驻留项目。研究光源和色彩的运动变化是其艺术实践的核心。艺术家坚信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里，“光”和“空间”的运用都能反映和塑造时代中个体的需求和精神状态。